

# 還原與重讀—— 以陳澄波（1895～1947） 轉化作為兒童文學繪本

陳宜政\*

## 摘要

日治時期臺灣嘉義人陳澄波（Chen, Chengpo, 1895～1947），受到日籍教師畫家石川欽一郎啟蒙，並在妻子張捷辛勤女紅資助下，赴日本習畫，回國後曾在台灣、日本、上海擔任教職。作品常見臺灣、日本、上海風光，並多次入選臺展、府展、日本帝展。二二八事件後，張捷含辛茹苦珍藏陳澄波遺作多年，直至二二八事件由消失於歷史後重見光明，陳澄波曾被隱去的作品與姓名才又被憶起傳揚。

臺灣兒童文學作家林滿秋、林世仁 2014 年由典藏藝術家庭與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催生下，藉由陳澄波畫中值得關注的特色與細節，引發兩位兒童文學家各自進行不同面向的解讀與創作。法國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說：「文本誕生，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讀者對於文本的再創造含有決

---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兼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文藝美學、國語文教學、畫論、文學繪本等。曾任國立空中大學兼任講師，曾為教育部國文教學政令推動與教學輔導種子講師，撰寫九年一貫國中國文教科書版本比較等相關研究論文，曾發表教學理論與實務行動研究論文〈給我愛，其餘免談——結合走讀的國文情境教學〉、〈感？不感？試試才知道！——透過五感學習國中教科書裡的《論語·述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於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e 論壇。曾出版專著《蘇軾論畫研究》，合著《聽說讀寫黃春明》、《語文教育瞭望台》、《閱讀理解與修辭批評》、《資深兒童文學作畫家作品論文集》。

定性作用，每一次閱讀也同時即是一種寫作（writing）。

旅居英國倫敦的林滿秋便從女性角度，以陳澄波畫作中經常出現「戴帽子的女孩」為元素，完成《戴帽子的女孩》文學繪本。兒童文學家也同是繪本畫家的林世仁，發現大量使用綠色的陳澄波畫作中出現紅色，於是完成《紅色在唱歌》。兩本繪本創作，皆直接與畫作進行重讀與創作，也為後代小讀者傳遞陳澄波深刻情感與對土地人民永不抹滅的熱愛。

**關鍵詞：**陳澄波、《戴帽子的女孩》、《紅色在唱歌》、  
兒童、繪本

# **Revert and Reread —A Discussion About the Picture Books on the Basis of the Oil Paintings of Chen Chengpo ( 1895~1947 )**

**Chen, Yi-cheng\***

## **Abstract**

Chen Chengpo ( 1895~1947 ), was born in Chiayi, Taiwan, grew up and raised by his grandmother. Chen Chengpo entered the Chiayi School at the age of 13 and then attended Taipei Normal University ( now called Taipei University ) . The Japanese art teacher, Ishikawa Kinichiro enlightened and opened his interest in art. After graduation, Chen Chengpo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to marry Chang Jie and got a job as a primary school teacher. Because of his great love for painting, Chen Chengpo left Taiwan to study Arts in the Tokyo University with the support of his wife, and then taught in Shanghai. Because of the migration and vision, the artworks were expressed his observations at that time about Taiwan, Japan, and Shanghai. The paintings of Chen Chengpo's were selected into the Taiwanese exhibition,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Exhibition. Chang Jie had secretly

---

\* Ph.D. in Literature of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of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literary aesthetics, Mandarin teaching, painting theory, and picture books.

kept Chen Chengpo's artworks after his death. The paintings are full of rich colors and can be expressed Chen Chengpo's love of nation.

In 2014, Taiwa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writers Lin Qiuman and Lin Shiren gave conversation with Chen Chengpo's paintings under the encouragement of the Chen Chengpo Cultural Foundation. Roland Barthes once said: "The author is dead." The readers retain the power to recreate the text. Each reading is also a type of writing.

Living in London, England, Lin Qiuman looks at "the girl who wears a hat" in Chen Chengpo's paintings. It seems like that she talked with the little girl who wears a hat in each painting of Chen Chengpo's. Lin Shiren is a children's literature writer and also a painter. Because of his high sensitivity of colors, he found that Chen Chengpo's paintings appeared with some red color. So he has conversations with Chen Chengpo's paintings, and created the book, "The Color Red is Singing". The two picture books provid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Chen Chengpo's paintings. And they also convey the deep emotions inside Chen Chengpo's paintings. Now Chen Chengpo's love for Taiwan will be reserved under the sunshine forever more.

**Keywords: Chen Chengpo (1895~1947) , "The Girl Who Wears a Hat", "The Color Red Is Singing", Picture Books, aesthetics**

## 一、前言

陳澄波（Chen, Chengpo, 1895～1947），日治時期臺灣嘉義人，自小由祖母扶養，13歲進入嘉義公學校，後就讀臺北師範（今臺北教育大學），受到日籍教師畫家石川欽一郎啟蒙，開啟對美術興趣，畢業後返鄉娶張捷為妻，並擔任小學教職。陳澄波在妻子辛勤女紅資助下，離開臺灣負笈東京藝術大學與研究所，隨後任教於上海等地，因為足跡遷徙，視野開拓，作品中常見臺灣、日本、上海等地的景物與風光，畫作多次入選臺展、府展、日本帝展。

1947年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社會與文化交融的動盪初期，族群與種族之間尚在磨合。1947年2月27日，因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查緝私菸時不當使用公權力，造成民眾死傷，引起2月28日陳情抗議傷亡，更擴及後續民眾大規模反抗政府與攻佔官署，各地知識分子與仕紳階級紛紛為民眾口舌，當起協商橋樑，甚至在事後進入白色恐怖時期，臺灣進入戒嚴時期長達三十八年。陳澄波當時擔任嘉義市參議員，由於精通漢語，於是被民眾推派為協商溝通代表，在嘉義水上機場談判後一去不返，多位嘉義機場協商溝通代表事後被粗暴綁束遊街，並於嘉義火車站前一槍決，殺雞儆猴以示眾，當日為3月25日美術節，一生以推廣美術教育為終生職志的陳澄波，於美術節這天告別人世，令人不勝唏噓。在死亡多時後，陳澄波遺體被堅毅的張捷拆下自家門板作為擔架抬回，並請來攝影師為陳澄波拍攝儀容，陳澄波當時身上所穿著的白色襯衫，張捷勇敢洗淨血跡，並小心翼翼地保存留有彈孔的襯衫，希望有朝一日能真相大白，所隱含的冤屈能昭然若揭，由於陳澄波身分與地位敏感，所有關於他的遺物，張捷只能小心低調收藏於閣樓隱密處。

陳澄波死後張捷把大量陳澄波所繪製的油畫畫布一一從木框卸下，並捲起以便收藏，且在自家門口將木框燒盡，為保存陳澄波遺作

表演一場「從此與此人斷絕關係」的戲碼。由於臺灣氣候較為潮溼，油畫畫布必須定時曝曬，再捲起收藏，張捷數十年如一日，反覆且小心翼翼地重複同樣動作，終於在 1980 年代末期，二二八事件得以平反，陳澄波之名由禁忌再度被人談論憶起。陳澄波遺作在高雄正修科技大學文物保存中心努力之下，將張捷因不斷捲起收藏，導致畫作產生的平行裂紋，經由科技比對與分析，逐一還原色彩，填補修復。

本論文則以修復後的陳澄波遺作，由陳澄波長子陳重光所組織的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與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委請兒童文學家林滿秋與林世仁，兩位兒童文學家眼中對陳澄波畫作最動人之圖像與色彩符號進行重讀與創作，於是完成兒童文學繪本：《戴帽子的女孩》、《紅色在唱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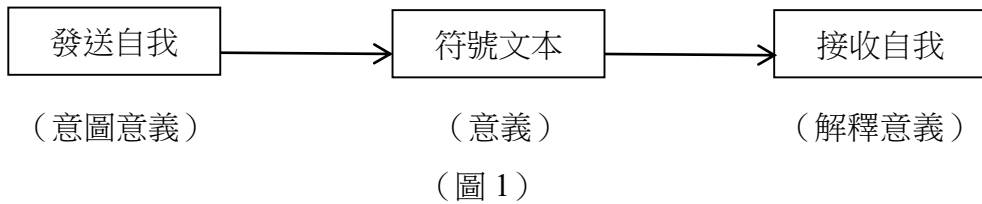
法國結構主義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說：「文本誕生，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一旦將作品完成後，作者對於成形作品已無太大作用，反而是讀者保有解讀權力，對於文本的再創造含有決定性作用。讀者的誕生必須以作者的死亡為代價，每一次閱讀也同時即是一種寫作（writing）——每一種閱讀皆帶著特定的批判、詮釋、歷史脈絡或政治興趣而重新寫作了文本。由於無法與畫家陳澄波進行討論與觀念比對，兩位作家以讀者反應模式的理解，與陳澄波畫作進行「重讀」與「創造」，於是陳澄波畫作密碼的細節經典被保留轉譯，陳澄波遺作對孩子而言，不再只是一幅藝術家深厚情感表達的「難懂藝術」。

筆者沒有任何政黨色彩或政治傾向，只想還原歷史真相，讓孩子們知道人類總會有做錯決定、下錯判斷的時刻，歷史既然已成為過往，那麼該道歉的道歉，該懊悔的懊悔，深切反省回顧，並攜手迎向更美好的明天。亞里斯多德（Aristotélēs）《詩學》（*Ars Poetica*）說：「詩比歷史更真！」藝術與文學留下的是藝術家最真實的赤誠，為大時代

留下深刻真情的歷史謳歌，為孩子們留下足跡，以便於他們將來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遠。

## 二、陳澄波畫作中之藝術語彙

中國符號學家趙毅衡曾於其文〈身分與文本身分、自我與符號自我〉言及文本符號創造與接收者解讀符號過程中的關係，他認為：理想的符號表意行為發生在兩個充分的自我之間：一個發送自我，發出一個符號文本，給一個接收自我。發出自我在符號文本附送它的意圖意義，符號文本攜帶著意義，接收者再推演出他的解釋意義。<sup>1</sup>於是形成下圖：



三種意義經常不對稱，然而傳達過程中首尾兩個自我（發送自我、接收自我）卻含有「充分性」，使表意過程得以順利進行。

若說陳澄波將自我對民族家國的熱愛投射入其畫作中，而陳澄波畫作中每一筆色彩，均含有陳澄波繪畫語言意義，而讀者則充分藉由此一語言闡釋陳澄波畫作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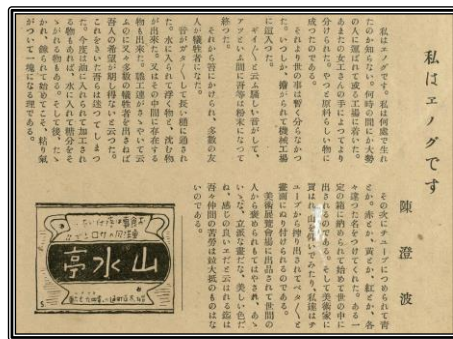
### （一）自謂為油彩化身

陳澄波由於妻子張捷成全，得以在經濟窘迫狀況下赴日習畫，他認為大自然就是他的教室，曾寫：

<sup>1</sup> 趙毅衡：〈身分與文本身分、自我與符號自我〉，《反諷時代：形式論與文化批評》（上海：復旦大學，2011年），頁77～90。

我，就是油彩，不知生長於何時何處，自從被人帶進了工廠，就在女工纖細的手裡，把我分解又再分解，成為有用的顏料。……有一天，我被人買走了，他是個畫家。每天，他把我擠了出來，調著、弄著、塗著、刷著，好久好久，我才乾成一幅畫，掛在畫展的會場。<sup>2</sup>

陳澄波對藝術的熱誠，感動了許多人。一位藝術家能禮敬自己所使用的工具與媒材，並藉由油彩闡述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社會責任，與對鄉土的熱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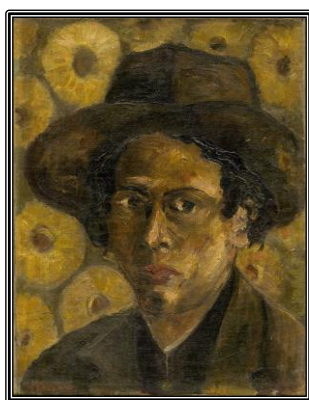
(圖 2)

## (二) 融合中西技法與熱情南風

陳澄波筆下不斷出現家鄉陽光、秀麗山水、溫暖人情之充滿生命的創作力，將眼中所見藉由彩筆傳遞流瀉。陳澄波曾於《臺灣新民報》發表對藝術的看法：「我在畫面上所要表達的，便是線條的動態，並且以擦筆使整個畫面活潑起來，或者是說，言語無法傳達的，某種神

<sup>2</sup> 李淑珠翻譯，陳澄波：〈我是油彩〉《臺灣藝術》第 4 號（臺陽展號）（臺北：臺灣藝術社，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典藏（Collection of Institution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1940 年 6 月），頁 20。

祕力量滲入畫面吧！這便是我作畫的用心之處。」由於歷經東京、上海兩種不同的文化淬鍊，陳澄波對繪畫有了新的視野與想法，對於家鄉嘉義的美景也有了不同的感受與發現。線條與受到印象派畫家重視光線的影響，色彩艷麗，然時有光源改變的現象，在物件與結構造型上，亦有中西融合，散點與焦點透視兼容並存的技法。



（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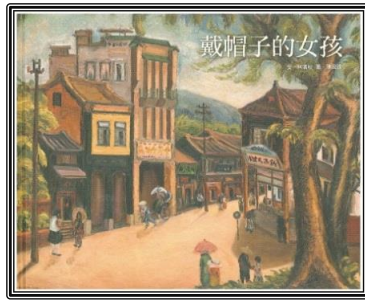
陳澄波在心中對荷蘭畫家梵谷十分景仰，梵谷常見自畫像，或是充滿熱情的向日葵，陳澄波自畫像（圖 3）色彩雖不像梵谷這樣鮮麗，但戴上大帽簷的形象，以及自畫像身後圓形黃色符號，則像極了梵谷畫中的向日葵，然與梵谷不同的是，陳澄波的環形物件，更像是南臺灣特有農作物——鳳梨之切片，這些家鄉的風物與民情經常見於陳澄波畫作。

### 三、《戴帽子的女孩》、《紅色在唱歌》之特點

有別於現今繪本由同一位作家自行創作圖文，或一位繪圖者與一位文稿撰寫者共同討論的創作模式，《戴帽子的女孩》、《紅色在唱歌》乃兩位創作者林滿秋與林世仁乃針對陳澄波遺作進行重讀與創作。

### (一)《戴帽子的女孩》

作者林滿秋以輕快、趣味文字，引領學齡前孩童進入陳澄波繪畫世界，她認為毋須給孩子過多東西，而是找出能讓孩子在陳澄波畫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圖像。在詳細翻閱幾本陳澄波畫冊後，林滿秋找到陳澄波畫中常常出現戴帽子的女孩，藉此串起故事。



(圖 4)<sup>3</sup>

《戴帽子的女孩》<sup>4</sup> (圖 4) 封面選用了陳澄波所繪製的〈嘉義街景〉(91\*116.5cm，油彩，1934 年，私人收藏)，豐富的色彩與景象，充分展現 1930 年代嘉義市景，與南臺灣的熱情陽光。不同於以往以銅版光彩平面處理繪本封面，本採用霧面並以菱形壓紋製作封面，讓油畫原貌質感更加，帶些觸覺的封面，也讓原本陳澄波更親近於一般讀者或小讀者。

<sup>3</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台北：典藏藝術家庭、陳澄波文化基金會，2017 年)，該書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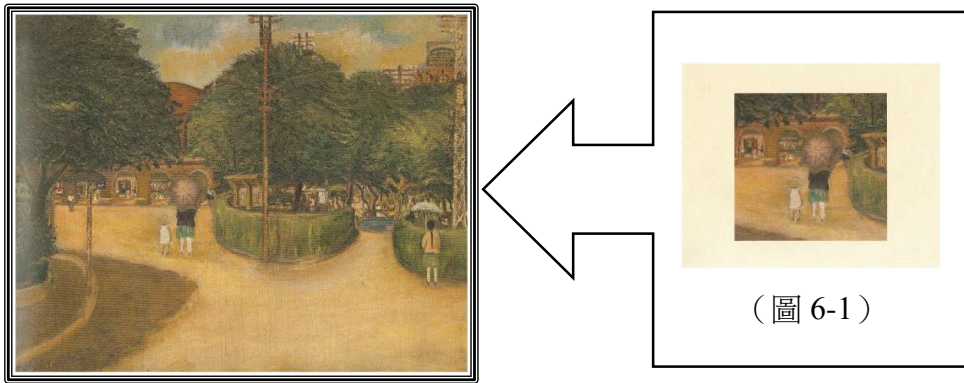
<sup>4</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該書封面。



(圖 5)<sup>5</sup>

內容首頁的標題頁(圖 5)，為陳澄波〈古廟〉(97\*130cm，油彩，1938 年，私人收藏)(圖 10)，曾於 1938 年台灣第一屆府展展出，由於受損嚴重，向來只能見到黑白照片，拜科技之賜，2012 年該畫得以還原，重新展現於世人眼前。該幅畫之比例結構特別，左邊的古廟顯得異常壯碩，蜿蜒的廟前小道呈現 S 型，小道上有位拿紅色洋傘背上背著嬰孩的女性，與在遠處穿著粉紅色上衣的戴帽小女孩，與更遠處從粗壯臂彎判斷似乎是深色上衣紅褲之男性。左側的廟宇比例結構讓畫面中心偏右的戴帽小女孩身形顯得更加渺小，然而整幅畫裡光源最亮處卻是這位戴帽小女孩。暗紅屋簷磚瓦與灰白牆面，讓畫面呈現出一種炙熱變形的詭譎氛圍，然廟宇屋脊上青龍兩兩相對，因防雨水與採光考量屋簷尾抬高翹起，保留了南臺灣市民對傳統信仰的虔敬與崇拜。

<sup>5</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內頁標題。



(圖 6)<sup>6</sup>

繪本一開始則以〈夏日街景〉<sup>7</sup> (圖 6) (夏日街景 Summer Street Scene, 1927 畫布油彩 Oil on canvas, 79×98cm, 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Collection of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帶領讀者進入戴帽小女孩的日常世界。〈夏日街景〉原作來歷不小, 曾入選東京帝展, 亦為陳澄波第二次入選東京帝展, 當時許多報紙刊登 (圖 3-2), 陳澄波並謙遜表示自己得來不易, 並期許自己更該潛心黽勉, 之後作品則被收錄於《美術新論》作品集 (圖 6-3) (圖 6-4)。

<sup>6</sup> 林滿秋文, 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 第 2 跨頁右。(圖 6-1) 為本書第 1 跨頁左。

<sup>7</sup> 〈夏日街景〉(原名〈街頭の夏氣分〉)刊於《美術新論》第 2 卷第 11 號(帝展號), 東京:美術新論社, 1927 年 11 月 1 日。



(譯文)  
再次入選比初入選還更辛苦  
聽到入選時彷彿是在做夢  
陳澄波君欣喜若狂

(圖 6-2) 8



(圖 6-3) 9



(圖 6-4) 10

8 原載《臺灣日日新報》第 5 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 10 月 15 日。「【東京支局特電十四日發出】今年帝展第二次入選、來自臺灣的青年西畫家陳澄波君，昨天親自到總督府東京事務所通報，臉上掩不住喜悅：我將作品題為〈夏日街景〉出品帝展，這是去年暑假回臺灣時在嘉義的中央噴水池附近畫的。一般而言，初入選雖然本來就不容易，但第二次要入選卻更加困難。所以一直擔心這次會被排除在入選名單之外，當聽到入選時，簡直以為自己在做夢。可見其欣喜至極。另外，陳君還興奮地表示明年春天計畫在二、三月左右到支那（中國）漫遊，等累積許多不同畫題的作品後，希望在三越附近舉辦個展。」（李淑珠翻譯）。

9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http://chenchengpo.dcam.wzu.edu.tw/~chenchengpo/index.php>

10 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http://chenchengpo.dcam.wzu.edu.tw/~chenchengpo/index.php>

〈夏日街景〉以夏天景象為記錄對象，畫面中央偏右站立一隻筆直的電線桿，將兩條岔路區分為兩部分：左叉路路面面積較寬，通向路底紅磚瓦建築；又叉路路面面積較窄，通向路底蒼鬱之林木。兩邊各有撐著洋傘的婦女，左側似乎為較為成熟的婦女攜帶身著無袖衣的幼子，右側則為頭編辮子的年輕女孩，綠意盎然的夏日，臺灣婦女喜愛撐傘的習慣，在豔陽籠照下更顯炙熱，畫面與人幽靜平實的夏日日常。

林滿秋選擇左側成熟婦女攜戴帽幼子（圖 6），創作戴帽女孩為敘事主角一連串「時人寫照」（圖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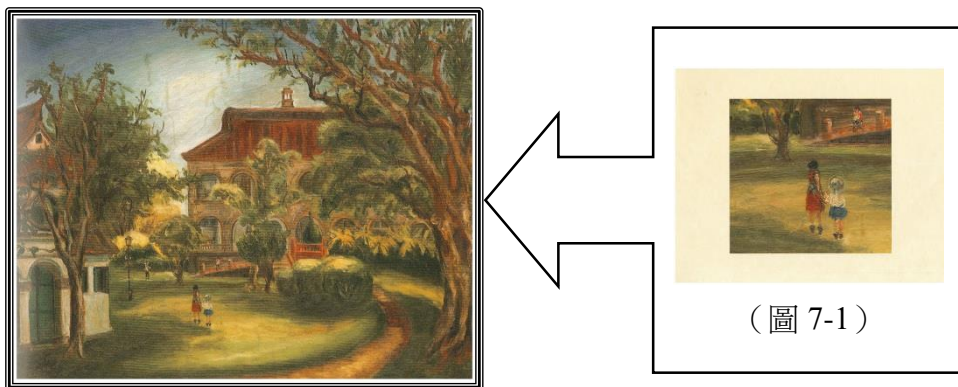
戴帽子的女孩，  
你去哪兒？

睡完午覺，  
我跟著奶奶去散步。  
天氣好熱啊！  
大家都懶洋洋的，  
樹木好像也都睡著了。<sup>11</sup>

小女孩口吻道出夏日悶熱，大地彷彿因著炎熱顯得慵懶，小女孩午休完畢，隨著奶奶夏日散步，將當時非主要勞動者的生活習性化諸為繪本文字，筆者以為「時人寫照」即為林滿秋對陳澄波畫作的尊重與理解。

---

<sup>11</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第 2 跨頁左。



(圖 7)<sup>12</sup>

(圖 7) 為陳澄波畫作〈新樓風景〉(View of Sin-Lau Girls School, 1941 年, 畫布油彩, 91×115.6cm, 私人收藏), 作畫地點為台南。英國長老教會自馬雅各醫師於 1865 年進入臺南傳教以來, 幾經波折終於在臺南城西邊建立據點, 至 1880 年代於臺南城東內外陸續建立建築聚落, 後發展出聚珍堂報社、新樓醫院、臺南神學院(城內)、長老教(長榮)中學校、女學校(城外)等。畫中所繪即為臺南神學院區域之巴克禮牧師館(後方)及甘為霖牧師館(前方)。該圖中後方紅色主建築, 及為巴克禮牧師故居, 馬背式屋頂, 前方還有保留巴克禮牧師晚年不良於行所建築的斜坡坡道。

林滿秋藉由當中著紅衣無袖女郎, 牽引一位身穿白衣藍裙頭戴大圓帽的小女孩, 走向前方, 走向新樓建築:

戴帽子的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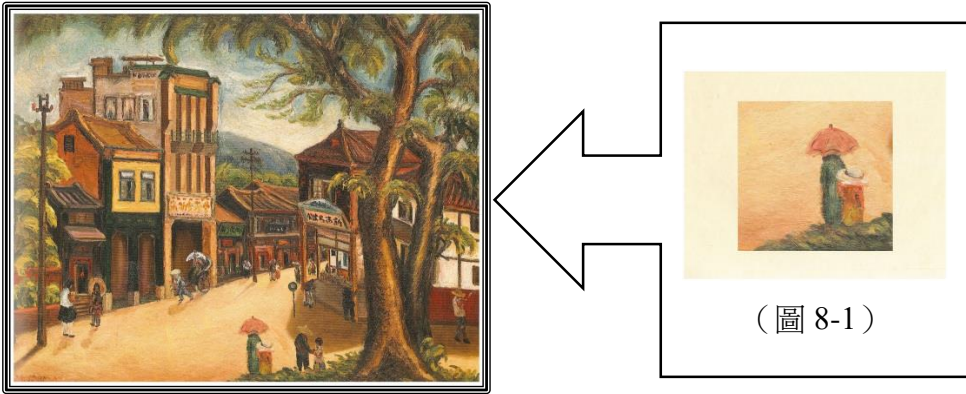
妳去那兒?

我要上小學了。

<sup>12</sup> 林滿秋文, 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 第 6 跨頁右。(圖 7-1) 為第 6 跨頁左。

穿上白衣、藍裙和黑皮鞋，  
戴上帽子，  
跟著媽媽上學去。<sup>13</sup>

由小女孩穿上白衣、藍裙和黑皮鞋，由媽媽帶領下走向校園，大樹林立，一片綠意盎然，小女孩走向學習康莊似錦的前程，沒有矯情與浪漫，有的只是生活實相與黽勉自立。



(圖 8)<sup>14</sup>

(圖 8) 為本繪本封面用圖，主要描繪當時嘉義市街頭景象，名為〈嘉義街景〉(Chiayi Street Scene, 1934, 畫布油彩, 91×116.5cm, 私人收藏)，林滿秋藉由畫裡前景，一位綠衣衫女子手持粉紅陽傘，與一位身著粉紅上衣黃裙小女孩(圖 8-1)，此為陳澄波在畫中極為重視的親情關係，亦為林滿秋創作源頭：

戴帽子的女孩，  
妳去那兒？

<sup>13</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第 6 跨頁左。

<sup>14</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第 9 跨頁右。(圖 8-1) 為第 8 跨頁左。

今天是城隍老爺過生日，  
瞧，大家都去廟裡拜拜了，  
街上空蕩蕩的，  
我們也得快點去。  
三輪車，快快來，  
請帶我和媽媽去廟裡。<sup>15</sup>

小女孩在媽媽的牽引下，出現在農曆 5 月 14 日的嘉義街道上，當日  
是臺灣民間信仰城隍爺的生日，因人們重視為城隍爺祝壽，大多到廟  
裡拜拜，街道上略顯冷清，三輪人力車搭載撐傘的貴婦，輪子忙碌轉  
動著，可見當時的商店與市井小民的生活原貌。



(圖 8-2)<sup>16</sup>



(圖 8-3)<sup>17</sup>



(圖 8-4)<sup>18</sup>

陳澄波並留下與該幅關素描速寫（圖 8-2）、（圖 8-3）、（圖 8-4），  
可見此幅嘉義街景為陳澄波觸目所及的嘉義日常。全幅可劃分為三層：

<sup>15</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第 9 跨頁左。

<sup>16</sup> 1934 年，紙本鉛筆 18×12cm，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http://chenchengpo.dcam.wzu.edu.tw/~chenchengpo/index.ph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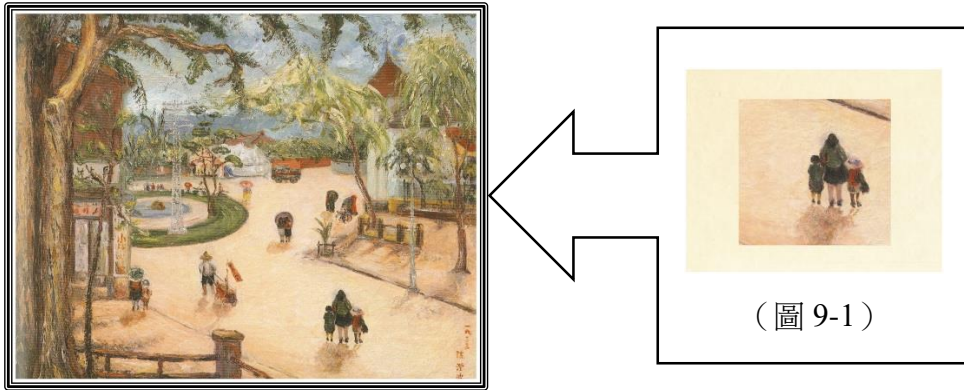
<sup>17</sup> 1933—1934 年，紙本鉛筆 18×12cm，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http://chenchengpo.dcam.wzu.edu.tw/~chenchengpo/index.php>

<sup>18</sup> 1934 年，紙本鉛筆 19.1×25.5cm，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http://chenchengpo.dcam.wzu.edu.tw/~chenchengpo/index.php>

前景為大樹與兩對親子，中景為筆直電線杆、亭仔腳<sup>19</sup>、兩層樓「永利商店」<sup>20</sup>、三層樓現代商號「豐茂金物商」<sup>21</sup>、綠色「左側通行」立牌<sup>22</sup>、新高寫真館<sup>23</sup>，後景則為較遠電線杆、傳統臺閩紅屋瓦建築、遠方綠山。視角由近及遠，由寬至窄，市井小民扮相，男多戴斗笠，女多撐陽傘，隨著光線的移動，彷彿靜聽嘉義市街上人們彼此寒暄問候，與商號裡主顧之間談講價錢、三輪車輪胎與地面石塊摩擦聲及車鈴的聲響。



(圖 9)<sup>24</sup>

<sup>19</sup> 騎樓為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地區常見的建築型制，高溫多雨的氣候環境裡，街屋前的走廊可以為行人提供遮蔽。日治時期嘉義市區現代化建設中，「亭仔腳」曾被政府納入法令，繼而成為市街常見建築。

<sup>20</sup> 兩層樓建築的綠色拱門上方，四個立體字的招牌寫著「永利商店」，此為專門販售各種金屬材料與機械工具之商行。

<sup>21</sup> 招牌寫著「豐茂金物商」，這間由嘉義羅茂松家族所經營的企業，製作石綿煙囪與雞舍鐵網等產品，1930年代不斷擴張規模，並於高雄設立支店。

<sup>22</sup> 「左側通行」為日本政府引進臺灣的現代化交通規則。從街上立牌、巡查道路指揮、學校教育宣導等各種方式推廣，但成效有限。戰後臺灣順應中華民國政府法令，又改回「右側通行」。

<sup>23</sup> 1927年赴嘉義創業的攝影師方慶綿擁有此間照相館，並沿用「新高寫真館」的舊名。方慶綿以山岳攝影聞名，其作品為早期臺灣山岳的自然與人文景象留歷史紀錄。

<sup>24</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第13跨頁右。(圖 9-1) 為第12跨頁左。

（圖 9）〈嘉義中央噴水池〉（Central Fountain in Chiayi, 1933 年，  
畫布油彩，91×116.8cm，私人收藏），由（圖 9-1）綠衣藍裙的女子  
牽引左右各一個孩童。右側孩童則為林滿秋主要創作敘述者：

戴帽子的女孩，  
妳去那兒？

妳一定猜不到，  
今天媽媽要帶我們去外婆家。  
去外婆家，要穿過這個大公園，  
還要走很遠很遠的路。<sup>2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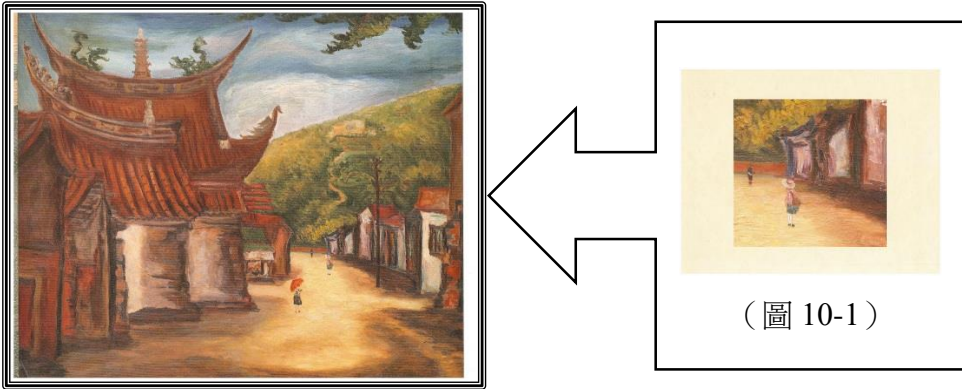
（圖 9-2）<sup>26</sup>

<sup>25</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第 13 跨頁左。

<sup>26</sup> 與陳澄波該畫作取景結構相似，年代相近，似乎為該作品做為準備的風景速寫。  
1933 年，紙本鉛筆，24×18cm。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http://chenchengpo.dcam.wzu.edu.tw/~chenchengpo/index.php>

小女孩道出媽媽要帶她們到外婆家，必須穿越大公園，中央有噴水池，以及在公園裡穿梭的市井小民。媽媽穿著綠衣黑裙，左手牽著一位同樣綠衣黑裙的短髮女，右手牽著紅衣淺色裙裝、頭戴藍絲帶大圓帽的小女孩，必須要繼續向前行，才能抵達外婆家——這個對小女孩而言十分遙遠的目的地。

雖名為〈嘉義中央噴水池〉，陳澄波卻非把噴水池置放於畫面中央，整幅呈現明亮輕快的畫風，以及陳澄波最常使用的綠色語彙。前景大樹樹幹可見清楚樹皮與光影色澤變化之分布，欄杆相對於樹幹顯得細小，前景右側唯一母親左牽右引一雙女兒，前景中一位戴斗笠拉車工作男子，左一紅衣女子撐起綠傘，並牽著一孩童，前景人物皆背對觀眾面向畫面後方；中景為左右兩側各一棟建築物，一對共同撐傘面向觀眾的行人，等待送客的三輪車車夫，一對撐傘走向三輪車夫的行人，噴水池水四周圍坐著一群正在觀賞噴泉的民眾，有的撐傘，有的站立，噴水池前方尚有一電塔矗立，右側斜傾的樹木，枝葉扶疏，光亮綠葉卻與後景遠山同調；後景則有一輛四輪汽車，與白色棚子搭建的臨時用所，帳篷外一群排隊民眾，在遠處則出現閩式建築物之屋頂，右方唯一紅尖頂建築，再者為遠方與中景傾斜樹木相同亮綠色調之遠山。



(圖 10)<sup>27</sup>

(圖 10) 為陳澄波〈古廟〉(97×130cm, 油彩, 1938 年, 私人收藏) (圖 10), 曾於 1938 年台灣第一屆府展展出, 由於受損嚴重, 向來只能見到黑白照片, 2012 年該畫得以還原成原貌。筆者曾於本論探討封面內標題頁時討論過, 因本圖結構為 S 型, 且由於畫作使用的色彩與風物, 將觀眾帶入奇特又不失當時台灣風味的情境中。林滿秋如此創作:

戴帽子的女孩，  
妳去那兒？

快快快，跟我一起來。  
爬上了小山坡，  
就知道我要去那兒。<sup>28</sup>

<sup>27</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第 16 跨頁外右。(圖 10-1) 為第 11 跨頁左。

<sup>28</sup>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第 16 跨頁外左。

就 S 型道路之蜿蜒而展開，蜿蜒小徑之盡頭仍是另一個 S 蜿蜒小徑，延伸到小山丘上，就畫作中以二維視覺表現三維視線而言而，S 型道路則無法預知在彎曲之後的景象為何？抑或是否遇上險阻？粉紅上衣綠色短裙的小女孩，佇立在街道上，她抬頭望向遠方，沒人知道她想去哪？幾經詢問，她仍舊不願正面回答，只道：「跟我一起，爬上小山坡」，走向小山坡蜿蜒小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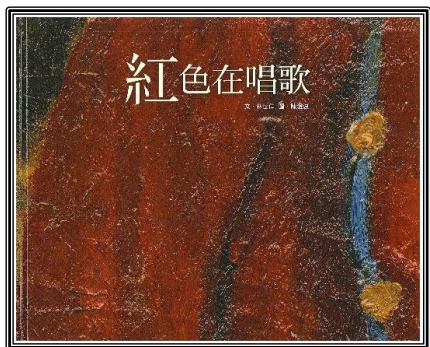
林滿秋戴帽子的小女孩，藉由一問一答形式，以陳澄波畫中戴帽小女孩作為主角，串聯十四幅陳澄波不同時間的畫作，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故事，故事中不乏針對畫中情境加以描繪，並向讀者介紹當時台灣人民日常生活。戴帽小女孩的「定錨」<sup>29</sup>作用，顯得珍貴而別富意義。

## （二）《紅色在唱歌》

一般討論陳澄波繪畫，大多留意到大片的綠色，以及各種具有層次感的綠色，陳澄波的兒子陳重光也不斷在受訪影片中談及自己父親喜愛以大片綠色作畫習慣，象徵生命力與欣欣向榮，作者林世仁卻看上陳澄波畫作中的紅色。若說綠色代表的是自然，紅色代表的則是人文，細看陳澄波畫作常令人感受到濃厚人情意味。林世仁教讀者拋開美術知識與技法，純粹感受畫作的直接衝擊，憑這感受創作直覺故事。林世仁以最直接感受，穿梭於陳澄波十八幅畫作，輕吟「紅色」，不受一般學界認定之結論，重讀陳澄波畫作，並迸出耐人尋味且雋永彌新之火花。

---

<sup>29</sup> 定錨效應（英語：Anchoring Effect，或 focalism），心理學名詞。在進行決策時，會偏重先前取得的資訊（錨點），即使這個資訊與這項決定無關。在進行決策時，人類傾向於利用此片斷資訊（錨點），快速做出決定。在接下來的決定中，再以第一個決定為基準，逐步修正。



(圖 11) <sup>30</sup>



(圖 12) <sup>31</sup>

(圖 11) 封面在乍看之下只認為是一幅畫局部之放大，以大片的紅色但帶有光影流動之變化，紅中帶些褐、澄、黃、紫、藍，右邊則以藍線與兩黃色小圓點綴大片紅，標題更將「紅」字刻意放大。在內容標題頁後，佐以一幀陳澄波寫生照，照片中陳澄波坐在夾雜小石塊泥土地上，帶著小圓帽，頸肩披著一條寫生擦汗用毛巾，手中握著調色盤與畫筆，似乎是專注於寫生作畫當下，被攝影師要求回眸一笑留影，樂於寫生作畫，那怕是烈日高空的炙熱與碎石泥土地刺傷肌膚，一點也不以為忤，那一抹靦腆笑容像是告訴世人：「我要把我對這塊土地的熱情留下，那怕多年之後人們才能懂？」藝術家純然且絕對真誠的熱情，毫無保留的躍然紙上。林世仁根據此幀照片在繪本裡創作：

紅色愛唱歌

在我的心底唱

在我的舌尖上唱

在我的眼睛裡唱

<sup>30</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台北：典藏藝術家庭、陳澄波文化基金會，2017年），封面。

<sup>31</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1跨頁。

我把它們畫在畫布上  
唱給更多的人聽<sup>32</sup>

林世仁選擇「紅色」作為以陳澄波畫作為創作的兒童詩，相較於陳澄波畫中大量綠色，紅色顯得少量而略在大片綠中當作點綴，因此陳澄波的「紅」，在「心底」、在「舌尖上」、在「眼睛裡」唱歌，必須要仔細觀察，靜靜探索，慢慢傳唱，這支「紅」色曲調，才能細細品嚐。



(圖 13) <sup>33</sup>

將(圖 11)放回原圖，則為該繪本引用原作，則為(圖 13)〈小弟弟〉(82×53cm，油彩，1931 年，私人收藏)當中主角小弟弟(陳澄波長子陳重光)右襟之一隅。當時陳家全家福在戰前的上海度過一段團聚幸福的時光，陳重光記得自己在當時只有五歲，年紀尚小，對於父親以他為模特兒作畫的景象已大多無法憶起，然他印象中只記得陳澄波不斷對著他喊：「不要動！不要動！」<sup>34</sup>(圖 13)中陳重光身

<sup>32</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1 跨頁右。

<sup>33</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14 跨頁左。(圖 13-1) 第 14 跨頁右。

<sup>34</sup> 嘉大附小 2018 年校外教學訪問陳重光，陳重光與小朋友的應答實錄。(影片網址：

著紅色上衣鑲有藍色邊線，左腹上有彩色圖樣，並穿著褐色反摺長褲與全黑色鞋子，頭戴紅帽，小男孩全身紅顏色站立於綠色背景中，色彩對比與反襯效果十分鮮明，背景小弟弟後方的綠底花布與含有小圓點之綠色地板，裝飾意味甚濃，相較於小弟弟樸素紅，後方綠色則帶起前方紅色之跳躍。林世仁創作：

呵護的紅最溫暖

總是張開雙臂

暖呼呼

溫柔柔的

把人包裹進

喜洋洋的祝福裡

我用它

來畫我最心愛的小弟弟<sup>35</sup>

將陳澄波畫裡的「紅」加上形容詞「呵護的紅」，此時「紅」除了視覺上的感受，更加入的觸覺與心靈的溫度，這一種溫度來自於親人的溫馨擁抱，小弟弟穿著喜氣洋洋的衣裳，被包裹在幸福洋溢的愛流裡，因而祈願自己以「紅」留下這股暖意，畫下心愛的小弟弟。

（圖 14）為〈川邊〉（17.5×27cm，油彩，年代不詳，私人收藏），陳澄波一樣使用大片綠色表達川邊景象。當中較令人覺得獨特的乃是畫中女主角的呈現，在川邊綠衣白裙的女子，並非面朝觀賞畫作的觀眾，也非側身以半邊臉示眾，陳澄波讓綠衣女子面向川水以背部示眾，女子頂著一頭烏黑俏麗及肩長髮，一襲鮮綠色上衣白裙坐在川邊草地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XAd7Q1yGNM> ) 2019/4/18 查詢。

<sup>35</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14 跨頁右。

上，身邊擺放著大圓紅絲帶草帽，看似青春有活力，然她就江邊望著川水之流逝，或許沒有「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的豪壯情操，也沒有「撐一支長篙，向青草更青處慢溯」的浪漫，有的只是凝視遠方，將時間凍結，將情懷鎖碼，在空間裡毅然決然佇坐，停駐一個我，和一個從我的視角所觀察、所擬想的天地。就遠方的暗紅色古厝與大圓紅絲帶草帽，林世仁創作：

有時候 紅也想手牽手 連成線  
我就讓它圈住大姐姐的洋帽  
陪著她  
望著遠方江水上 那紅紅一抹  
流過的思念<sup>36</sup>



(圖 14)<sup>37</sup>



(圖 14-1)

從(圖 14)畫面油彩揀選紅色出現處，綠衣女郎手臂暗處出現部分紅色以勾勒出陰影，林世仁就綠衣女郎大圓紅絲帶草帽上的紅色，焦點延伸創作。「紅」手牽手，連成線，並且圈住綠衣女郎的洋草帽，陪

<sup>36</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7 跨頁左。

<sup>37</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7 跨頁右。(圖 14-1) 為第 7 跨頁左。

著她。「紅」一連串動作：牽、連、圈、陪，讓原先「望」著江水的綠衣女郎，更能遙望遠處一抹紅色「流」過的思念。此時的「紅」已躍出畫面，流動思念，更增添以背影呈現綠衣女郎的神秘，及給予觀眾故事性的展延。

其中〈新樓風景〉（圖 15-1）一幅為林滿秋與林世仁兩位共同選擇創作，林世仁如此寫道（圖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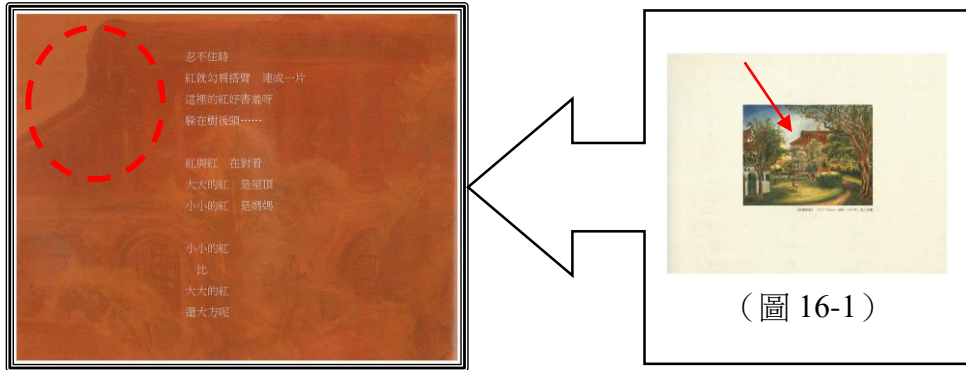
忍不住時  
紅就勾肩搭臂 連成一片  
這裡的紅好害羞呀  
躲在樹後面……

紅與紅 在對看  
大大的紅 是屋頂  
小小的紅 是媽媽

小小的紅  
比  
大大的紅  
還大方呢<sup>38</sup>

---

<sup>38</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9跨頁左。



(圖 16)<sup>39</sup>

林世仁以其繪畫能手之角度，透過〈新樓風景〉(圖 16-1) 創作出紅底白字頁扉，將巴克禮牧師故居隱約含藏在紅色背景中，並就紅色馬背屋頂展開創作，紅「勾肩搭臂」連成一片，在一片片綠樹的背後，紅屋頂更加明顯，中景出現一紅衣女子牽著一白衣藍裙頭戴白色圓帽的小女孩，林世仁將巴克禮故居屋頂的紅，與紅衣女子身上鮮豔洋裝的紅作一對比，兩者互相對看欣賞，紅洋裝女子比紅屋頂更加嬌豔大方。林世仁從同樣是繪畫創作者角度以創作文字，色彩在他筆下彷彿產生光芒與生命力，躍身成為故事主角，如此向兒童表述陳澄波畫作中色彩美學。

<sup>39</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9 跨頁左。(圖 16-1) 為第 9 跨頁右。



（圖 17）<sup>40</sup>



（圖 18）<sup>41</sup>

（圖 17）為陳澄波〈戰災（商務印書館正面）〉（War Devastation (Front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Building, 1933, 畫布油彩, 45×52cm, 私人收藏)。因砲火猛烈，紅色牆垣摧毀殘破，黑色線條勾勒出建築物輪廓，紅與白出現在畫面主要空間中，還有陳澄波畫作中經常出現的現代化設備——電線杆<sup>42</sup>，原先應該筆直的電線杆，因猛烈砲火而傾斜，電線斷落低垂，像是一曲低迴不已的輓歌，正如文明興起卻因人心爭奪，文明再度被擊毀，人心受到考驗。整幅畫作色彩偏灰重，畫作前景點綴著小人物，主體乃是殘破的建築本身，記錄了戰後的浩劫與災難。

林世仁以陳澄波畫作中的「紅」創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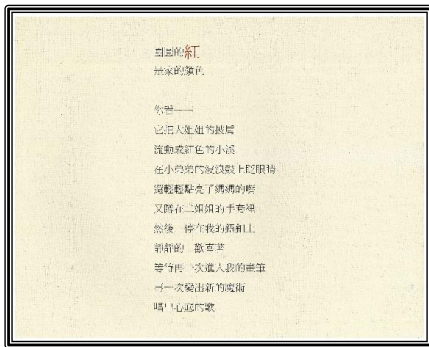
<sup>40</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17 跨頁左。

<sup>41</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17 跨頁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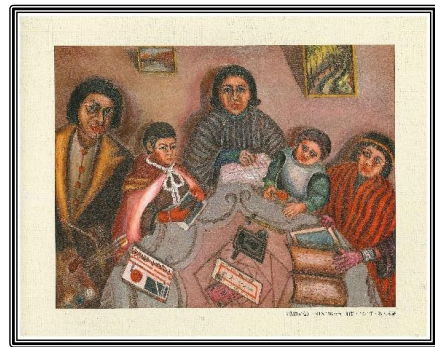
<sup>42</sup> 陳澄波研究專家李淑珠曾對陳畫作中「電線杆」符號之解說做一番研究，陳列出許多研究者對於陳澄波畫中「電線杆」之解讀：「代表新興都市景觀」，而將陳澄波列為「關懷本土人文面的藝術家」，或將之納入「社會寫實情懷」的論點，或定義為「台灣本土」，皆無法成立。因而李淑珠借用文獻爬梳資料，認為陳澄波畫作中的寫實著重於自然的物象與生活，此即為陳澄波本人所提倡的創作理念：**something**——率直地表現現實世界中所遇到的每一個重要主題。李淑珠：《表現出時代的 **something**——陳澄波繪畫考》（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2 年），頁 120～149。

哭泣的紅  
是受傷的顏色  
在裂開來的時間中  
堅持著  
凝固著  
流失著  
好像碰一下  
就會大喊一聲  
——「疼！」<sup>43</sup>

「紅」乃陳澄波畫作主建築物商務印書館磚牆顏色，亦是受傷流血的顏色，更也意味著，戰爭讓人們生活時間軸斷裂開來，原本應該持續推動前進的文明，卻就此斷開，林世仁寫道「堅持著」、「凝固著」、「流失著」，商務印書館紅色建築堅持不被擊到，在凝結的時間裡，屋牆磚瓦流失，哭泣的血液，哭訴著文明與人性的傷痛，哀號啜泣。



(圖 19)<sup>44</sup>



(圖 20)<sup>45</sup>

<sup>43</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17 跨頁右。

<sup>44</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22 跨頁左。

<sup>45</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22 跨頁右。

「紅」更多的是對家的溫馨與想望，因此就（圖 20）〈我的家庭〉  
（My Family，1931，畫布油彩，91×116.5cm，私人收藏）林世仁對  
此寫下（圖 19）：

團圓的紅  
是家的顏色

你看——  
它把大姊姊的披肩  
流動成紅色的小溪  
在小弟弟的波浪鼓上眨眼睛  
還輕輕點亮了媽媽的嘴  
又蹲在二姐姐的手套裡  
然後 停在我的鈕扣上  
靜靜的 歡喜著  
等待再一次進入我的畫筆  
再一次變出新的魔術  
唱出心底的歌<sup>4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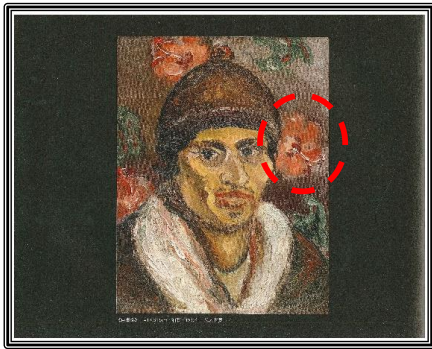
本畫是陳澄波唯一現存的全家福作品，據他寫於 1931 年 2 月 3 日，寄給東京美術學校《校友會月報》的信中描述：「最近完成一張 50 號的全家福畫像。和以往美麗的畫不同，這是一幅非常深沉的畫。」此處所提到的全家福作品，應該就是《我的家庭》。畫面中的人物，均穿著厚重的冬衣，人物由左到右依序是：陳澄波、次女陳碧女、妻子張捷、長子陳重光、長女陳紫薇。每個人物身旁都有一個代表自己身

---

<sup>46</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22 跨頁左。

份、性格的道具：陳澄波手持油畫用具、桌上有本題為《普羅繪畫論》的書，妻子手拿針線縫補衣物，兩個女兒手邊各有圖片與書本，幼子手上有個玩具；桌子的正央則是中國傳統文房用具與收信人陳澄波的中式信封。全畫以多視點、反透視的方式配置物象，讓觀者清楚看到畫中每個角色、物品的外觀。畫家悉心刻劃人物衣著與室內場景，呈現精巧的裝飾美感，並以厚塗技法描繪人物神情。整幅畫面透出深沈的氣氛，陳澄波信守的價值似乎埋藏於畫面物件的象徵意義中。

因此林世仁將此畫作中一一拆解創作，「團圓的紅」先拉開序幕，由畫作右方人物，依序向左提及：「大姊姊的披肩」、「小弟弟的波浪鼓」、「媽媽的嘴」、「二姐姐的手套」、「我的鈕扣」，並以一連串的動作將「紅」連結：「流動」、「眨眼睛」、「點亮」、「蹲」、「停」、「進入」、「變出」、「唱出」，而其中的「我」則是畫家陳澄波，讓「紅」「靜靜」、「歡喜」地進入畫筆，以其「油彩的化身」將心所感、所思持續傳唱「紅」色之歌，對於家國土地人民的熱愛。



(圖 21) <sup>47</sup>



(圖 22) <sup>48</sup>

最末，林世仁創作（圖 18）：

### 紅是風

<sup>47</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23 跨頁左。

<sup>48</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23 跨頁右。

紅是火  
紅是心  
紅是我傾吐在畫布上  
永不止息的歌<sup>49</sup>

代表以此作向陳澄波（圖 21，自畫像 *Self Portrait*，約 1929-1933，畫布油彩，41×31.5cm，私人收藏）致敬，畫中可見陳澄波將自己身著冬衣冬帽形象，立於充滿裝飾性的背景前，背景裡一朵朵鮮紅盛開的朱槿（扶桑），色彩與前景的陳澄波形象結合，似乎有一種難以言盡的強烈情感。朱槿有「纖細之美、體貼之美、永保清新之美」，色彩艷麗，除了可當染料亦有中醫療效，陳澄波則以背景鮮紅朱槿象徵自己心中那股難以熄滅的熱情之火，稍作斜視的側眼神情，極為自信地表達他對家國民族的熱愛，與那一襲「我是油彩的化身」的信念，此時的「紅」不在只是畫面上的點綴與裝飾，可謂極富生命色彩與代表陳澄波之繪畫語言。林世仁在童詩創作中以「風」、「火」、「心」分別表達陳澄波：短暫而精彩的生命、熱烈的情感，與一顆赤誠的心，將此結合呈顯於畫作中，陳澄波生命雖有盡，藝術卻能永恆留存，向世人傾訴這一支永不止息的民族歌謠。

#### 四、結語

在二二八事件得以平反的新日，陳澄波畫作在當今藝術拍賣市場屢創新高，其於光復後「祖國愛」形象與「學院素人」評語，成為學界討論陳澄波的慣用語。

不可諱言，陳澄波作品強烈的展現出與時代無可切割的情懷，畫作本是一面面當時代的鏡子，必然反映出時代圖像與印記。陳澄波揚

---

<sup>49</sup>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第 23 跨頁右。

名於日治時代，殞落於光復後社會動盪不安的時代，在兩位兒童文學家依據其畫作而創作的繪本，誠然能作為向現今兒童推介彼時藝術反映真實精神之時代印記與象徵。

林滿秋《戴帽子的女孩》，主要針對陳澄波畫作中十四幅陳澄波畫作進行創作。林滿秋化身為陳澄波畫作中戴帽子的小女孩，藉由「畫外」的「虛構」提問，與小女孩「一問一答」的形式，串聯十四幅陳澄波不同時間的畫作，以小女孩視角進入並還原當時街景、人物生活，體現亞里斯多德「詩比歷史更真實」史詩般信念。

林世仁《紅色在唱歌》，林世仁則以第一人稱方式，化身為陳澄波，從較少被畫評家提及的「紅色」作連結，將十八幅陳澄波不同時期的畫作，找出畫中的「紅」，並隨著畫中「紅」的流動，搖盪出一支「紅」之歌，展現陳澄波熱情的藝術生命。

誠如筆者於前言所陳：藝術與文學留下的是藝術家最真實的赤誠，為大時代留下深刻真情的歷史謳歌，為孩子們留下足跡，以便於他們將來能站立於巨人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遠。而身為成人的我們，有必要且有責任，為孩子們的閱讀書籍做恰當的揀選與評介，讓他們得以掌握並吸取人類文明的要義精髓，凝鍊歷史文化血濃於水的情感精神，站在世界舞台上，才能真誠面對自己的古文明，大方地與他國文明對話評賞。

陳澄波，這個過去發光發熱的名字，但因歷史推演曾被土灰掩埋、被大水淹沒，如今得以重顯耀眼光輝，在戴帽子的小女孩心裡，被傳唱於紅色之歌。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趙毅衡：《反諷時代：形式論與文化批評》，上海：復旦大學，2011年。

李淑珠：《表現出時代的 something——陳澄波繪畫考》，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12年。

林滿秋文，陳澄波圖：《戴帽子的女孩》，台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2014年。

林世仁文，陳澄波圖：《紅色在唱歌》，台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2014年。

### 二、網路資源

陳澄波文化基金會 Chen Cheng-po Cultural Foundation

<http://chenchengpo.dcam.wzu.edu.tw/~chenchengpo/>

